

# 對沙士和新冠的 經歷與反省(二)

李國維醫生

李國維醫生是內科及血液科專科醫生，從醫三十多年，臨床研究工作經驗豐富；現為瑪麗醫院顧問醫生及香港大學榮譽教授。李醫生在2020年7月加入香港明愛大家庭，擔任醫療服務部部長。

新冠大概於2019年在內地武漢出現，快速傳播。疫情嚴重的消息，於2020年1月已廣為流傳，甚至泰國、日本、韓國等鄰國也相繼出現個案。1月23日國內史無前例，宣布武漢大規模封城隔離措施，事態嚴重可想而知。本港政府、衛生部門及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當然也開始調動起來，準備應對防範新冠傳入。翌日正是農曆除夕年卅，節日氣氛濃厚，家家戶戶都懷著喜慶輕鬆的心情，市面相當熱鬧，一如以往過年。那料到，一場空前的抗疫大戰已不動聲色地展開了！

此時的我跟十八年前，已多有改變。剛度過兩個月退休生活，2020年1月正式開始以兼職身分專注臨床工作，卸下過往十多年不斷累積起來的各樣行政職務。擔子輕鬆了，事務也緩和了，時間比較寬裕，再加上兩個月的「放縱」，身心靈都整合過來，重新出發。然而，輕鬆的心情隨疫症逼近，正快速地消散。因著過往沙士一役及累積了行政經驗，我頗能瞭解和預計疫情的凶險與可能帶來的廣泛影響，且對醫療系統的嚴格要求，有機會產生百上加斤的超負荷狀態。這將是自沙士以來，甚至可能是自百年以來，本地面對最大的醫療衛生挑戰。院內以至整體醫管局，許多臨床的醫護骨幹人員，都未必有當年沙士的親身經驗。這肯定會是對他們以及整體醫療系統的一個重大考驗。

一如當年沙士，由於預計內科部將是接收新冠病人的主要部門之一，部門主管很快便開始組織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，呼籲內科同事自願加入，並編排工作時段。這一次我沒多想，因著兼職身分，工作編配可以較有彈性，即報名入列。結果被編排於3月中開始隔離組的臨床工作，又安排了這段時間留在

醫院住宿。另一方面，我也重新溫習好幾遍，熟練一下穿著預防感染的各樣裝備，包括口罩、長袍、帽和面罩。不單穿上，更重要是事後卸下及清洗的步驟，不然稍一不慎就可能「中招」。趁有空閒，我還會去瞭解隔離病房的實際工作情況和每日大概程序。事實上，當時正是第一波的階段，除我以外，許多其他醫護及支援人員，都在一批一批的接受適當的再培訓與練習。自從沙士之後，基本上所有醫護於學生時期，已接受過這些感染控制的教育。但這回真的是面臨大敵，心情亦不會如一般上課時輕鬆，人人認真，個個留神。我內心感動又感恩，有那麼多年青的醫



護工作人員，勇敢接受挑戰，願意擔當重任，自願地、認真地做好各自的工作。每人想的，不是要當甚麼英雄，只是盡好本分。和以往沙士有別的是當年缺乏事前的訓練，一切邊做邊學邊摸索，何謂標準裝備，也要摸著石頭過河。但另一方面，那種認真、熱誠、戰戰兢兢的精神，絲毫無異。各醫院內的隔離設施，也比當年增加及完備得多。沙士過後，所有醫院皆設立感染控制小組，協助指揮調度、組織工作流程，這次真是大派用場了。

不單是醫護，還有許多人員負責清潔、化驗、行政、運輸、工程、採購等等。不同單位、不同層級之間的溝通、聯絡，不容馬虎，不容有失。各司其職，各盡所能。這場面不正是活出格林多前書第12章中的「神恩各有不同」，「肢體雖多，還是屬於同一身體」而工作；有「較欠尊貴的肢體」，也有「端雅的肢體」，但互相都不能說：「我不需要你。」正因同事（肢體）間「彼此互相關照」，得以免得「一同受苦」，而盼望可以「一同歡樂」。

等待我輪班的日子快到了。提早一天（2020年3月15日）搬進宿舍，有一種「我在這裡！」（撒上3:4），聽候差遣的感覺。未來數星期，會遇上甚麼情況，碰到甚麼困難，未可預料，只抱著「祢的僕人在此靜聽」（撒上3:10）的心情去面對每一天。結果，不出數天便迎上第二波疫情襲港，入院確診患者及需要隔離人士急升。大部分是世界各地，特別是歐美留學、工幹或旅遊回港的本地或外籍人士。隔離病床需求驟增，不單是瑪麗醫院，甚至全醫管局的隔離病房都不敷應用。多少個晚上，情勢險急，回到宿舍已倦極，仍放心不下，懇切祈求上主「救我們免於凶惡」！此時，一方面照顧住院病人，另一方面與其他部門同事及上級管理層討論，想方設法解決難題。其中兩項，特別舒緩了人滿之患的燃眉之急：包括在機場設檢疫區為抵港旅客進行快速測試，還有在各醫院盡快加設二級隔離病床，用以照顧開始漸漸康復，但又未能出院的新冠病人。

經歷五星期駐院工作，慶幸迎來第二波的結束，且是在復活節前出現，真是十分奇妙，萬分高興。感謝天主！祢俯聽了祢僕人的禱告。在這之後，第三波再現之前，我又被召喚到另一份工作上服務，所以暫時未有再直接參與抗擊新冠的前線上。

這次新冠疫情，從社會層面比較與沙士當年情況，確有天淵之別。以香港本地來說，沙士由首宗於2月中發現，到最後一宗於5月底診斷，前後三個半月，總數1,755宗病例，299人死亡，疫症一去不返。這次新冠到下筆此時，為時已超過一年，本港總感染人數已過萬人，死亡人數暫時剛過二百；但此刻已是第四波，且有第五波或更多波的可能。由此看來，雖說新冠死亡率明顯低於沙士，實質上，其影響之深與廣，比沙士有過之而無不及。（待續）

